

觉悟“三重境界” 终得“二王”真谛

——读著名书法家程宝源先生《大慶书法》随想

■ 孙玉才

题记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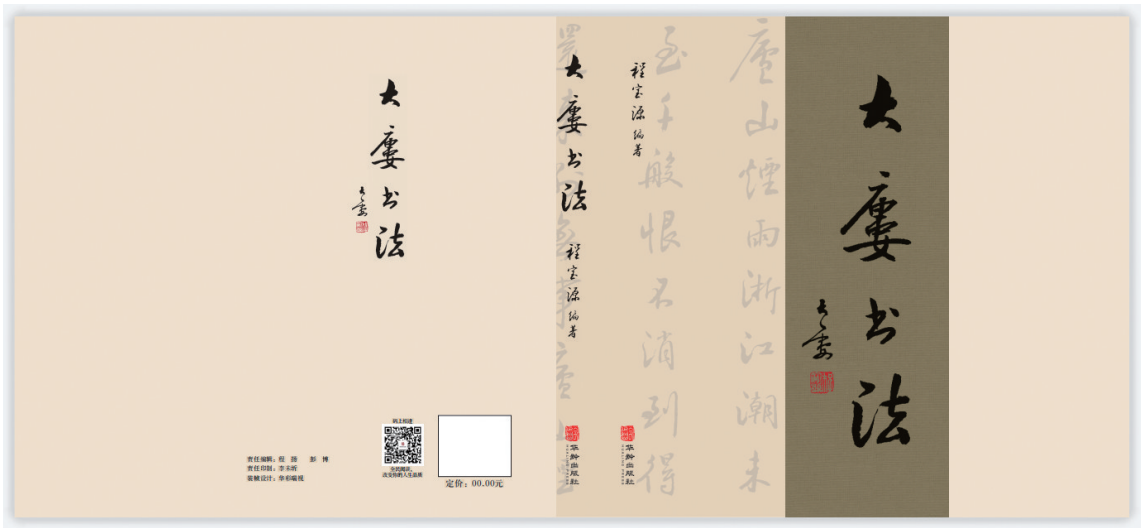
史上大书家、书法理论家孙过庭在《书谱》中言：初学分布，但求平正；既知平正，务追险绝；既能险绝，复归平正。初谓未及，中则过之，后乃通会。通会之际，人书俱老。

散发着墨香的《大慶书法》在我手中翻开，一种别样的情感涌上心头。当读过著名作家木生兄那令人感动的序言后，我不禁为当代著名书法家程宝源先生再次击节叹好，亦为木生兄泉涌的文采、对作者的中肯评价不胜佩服。这本《大慶书法》，不仅是我的老师程先生的鸿幅巨制，更是他八十载习书经历与智慧的结晶。二百余幅行书次第舒展，仿佛可以看到一位老者执笔丈量时光的刻度，看到他人生和习书的熠熠闪光的痕迹。程宝源先生研磨的五彩墨色里，不仅沉淀着对“二王”法度的敬畏，更流淌着对书法本真的哲学叩问！这部沉甸甸的书法之华章，实则是一部用笔锋和生命的韵律写就的对书法的弘毅之书。

程宝源 艺术简介



程宝源，号大慶，斋名一洗堂。一九三七年生于山东金乡大程楼一个教育世家。书法学习自幼启蒙家教，后师朱復戡、孙育儒教授。曾入中国书协会员高级研修班学习深造，宗“二王”，追秦汉，兼习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诸家。熔古铸今，博取众长，形成自己古朴凝重、自然雅逸之书风。作品入选国内外重大书法展览，及在《书法》《书法报》《书法导报》《羲之书画报》等报刊发表并作专题评价，被美术馆、博物馆、纪念馆收藏。



《大慶书法》书影

在《圣教序》的谨严与《十七帖》的纵逸之间，程老用半个多世纪的跋涉，完成了对传统的双重解构。早期作品如《圣教序》临作（图1），笔笔恪守晋人法度，笔锋之间可见对《兰亭》“纤纤乎如初月之出天涯”（孙过庭语）的虔诚追摹。许多作品如《溪上》（图2）却似赵孟頫、董其昌弄笔，枯润相生的墨色在宣纸上翻涌，章法如音乐流淌、袅袅有声，已将赵孟頫的圆融揉碎

重组为令人动情的视觉诗篇。这种“险绝”并非刻意求奇，而是技法纯熟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生命张力的自然释放。最令人震撼的当属晚年作品中的“归正”。八旬后所书《忆朱老》（图3），看似重返“二王”平和之境，实则墨痕深处暗藏千帆过尽的沧桑。起笔处仍有觉斯的峻急之势，却在行至中锋时化作其昌式的空灵，收笔时竟带米芾“刷字”的苍茫余韵。

这种浑融境界，恰似老茶经岁月转化后褪去火气，唯留喉底回甘的滋味，又如品茶一生、老知其味的更高境界。程老用笔墨轨迹印证了孙过庭“初学分布，但求平正；既知平正，务追险绝；既能险绝，复归平正”的箴言，将书法修习升华为参悟人生之道和生命本质的禅修。

在书中《寒食》（图4）作品中，程先生用自己的感悟，将枯笔飞白与涨墨晕染悄然构成虚实相生的图式，让人想起石涛《一画论》中“亿万万笔墨，未有不始于此而终于此”的至理。程老晚年突破性地 将王铎的笔意融入纯“二王”行书体系，在《锦瑟》（图5）中创造性地以篆籀笔法写行书，使点画既存晋人风骨，又具金石气韵。这种出新，恰是书法传统在当代语境中珍贵的活化样本。

前已言，孙过庭在《书谱》中提出的“平正—险绝—归正”三重境界，恰似一座跨越千年的虹桥，承托着无数书家完成从技法到心性的跨越。程宝源先生八十载翰墨生涯，将这座理论之桥化作可触可感的笔墨轨迹，在《大慶书法》中铺陈出了艺术生命的完整年轮。当我们凝

视这些凝结着时光重量的作品，看到的不仅是线条的嬗变，更是一位智者以笔为杖，在书法长河中跋涉的哲学图景。

平正之境：以敬畏为基石

《大慶书法》中的作品，展现着程老与古人对话的虔诚。彼时的“平正”绝非平板无趣的代名词，而是将“二王”法帖中的“永字八法”化作筋骨，把赵孟頫、董其昌的圆润笔意凝为血脉的筑基工程。在《所见》（图6）作品中可见，其点画如“锥画沙”的精准，结构似鲁庙之器的端严，正是对孙过庭所言“初谓未及，中则过之，后乃通会”的生动诠释。这种平正，实则是将千年法帖化为肌肉记忆的必经之路，犹如禅宗“看山是山”的初境，以谦卑之心化为艺术生命的固本之道。

必经之路：于桎梏中破茧

当观者翻出程老中年时的作品（《离思》（图7）书中未收入）。扑面而来的墨浪昭示着程老中年的艺术突围。他将王铎“雨夹雪”的章法推向极致，在八尺匹纸上制造出惊心动魄的视觉张力：浓墨处似惊涛裂岸，枯笔时若孤鹤横江。同时，程老不吝探索，试将董其昌的淡雅文气

与徐青藤的癫狂意趣熔铸一炉。这种可称“险绝”的形式，是技法熟练后能量的喷薄。犹如怀素夜闻江水悟得草书真谛，程老在此阶段将赵孟頫的“用笔千古不易”解构重组，将王右军的平直与深奥收入腕中，在传统法度的钢索上走出令人仰止的独舞，印证着“既知平正，务追险绝”的蜕变过程和非凡的智慧。

归正之极：化万象为太和

暮年所作《王维诗》（图8）、《王昌龄诗》（图9）、《上官婉儿诗》（图10）等，堪称全书华彩乐章，看似重返二王淡雅之境，实则内蕴乾坤、令人起敬。起笔仍带董其昌的逸雅之势，行笔中却幻化出赵孟頫的虚和，收锋时暗藏王献之冷峻之苍劲。这种“复归平正”的至高境界，恰似太极阴阳鱼首尾相衔——早年习得的诸家笔法不再泾渭分明，而是化作呼吸般的自然流露。在《王阳明诗》（图11）中，篆籀笔意与行草体势的完美交融，创造出“纤纤如新月，落落犹群松”（李白诗句）的独特美学。此时的“平正”已非初学时的规矩方圆，而是历经万千气象后的圆融太和，达到了孙过庭所言“通会之际，

人书俱老”的化境。

程宝源先生的“墨痕三变”和所悟的“三重境界”，暗合中国艺术“师古—破古—化古”的永恒命题。在数字技术解构笔墨的今天，《大慶书法》中那些带着手泽温度的线条，如同古老文明的基因螺旋，提醒我们真正的艺术革新永远生长在传统的根系之上。程老用生命的实践证明：书法的终极奥义不在形貌之新，而在如何将千年文脉化作个体生命的诗意显影。这种从平正出发又复归平正的旅程，恰是中国艺术精神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的完美注脚。

翻阅这部书法集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技法的精进，更是艺术家人格修为的具象化。从青年时的规矩森严到暮年的从心所欲，程宝源先生用笔墨完成了个体生命与书法美学的双重涅槃。当数字时代的人们习惯在屏幕上滑动指尖时，《大慶书法》中的那些墨迹，恰似古老文明的基因密码，提醒我们：真正的艺术革新，永远始于对传统最深情的回归。

2025年3月10日

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起六塵而出出
後千古而無對擬心內境悲正法之
陵道拙處玄門慨深文之訛謬思欲
分條料理廣彼前聞載仍續真同聲
袁臨大慶三歲聖序節內 書

图1

溪上東風吹柳花溪頭春
水淨無沙白鷗自信無機子
玄鳥猶知有歲華錦纜牙樯
批昨夢鳳笙龍管是詠家令
人苦憶東陵子拟同田園種瓜
袁寶源 書

图2

學書摘句度餘年往事依稀
到眼前試岳山中詩筆陣蓬萊
舍下勸章編曾徑素食款瓜豆
難得空窗論簡篇自愧防恩疏
未報蹉跎半世已暮年
袁寶源 書

图3

春風世中不存花
食在風中柳斜日暮
清室侍雅燭煙散
入石為家
韓瑒 書

图4

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
年庄生曉夢迷惘蝶望帝心
托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
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
當時已惘然
李商隱 錦瑟
袁寶源 書

图5

牧童騎黃牛歌聲振
林樾意欲捕鳴蟬忽然
閉口立數枝可見
袁寶源 書

图6

曾經滄海難為水
除却巫山不是雲
取次花叢懶回顧半緣
修短半緣君
元稹 離思
袁寶源 書

图7

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
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
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
唐 王維 送元二使安西
袁寶源 書

图8

芙蓉不及美人妝水殿風
來珠翠香誰分含啼掩秋
扇空懸明月待君王
王昌齡 西宮秋怨
袁寶源 書

图9

攀條搖逸色偃桂協幽
情水中看樹影風裏聽
松聲
上官婉兒 詩
袁寶源 書

图10

無善無惡心之休有善有惡
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
善去惡是格物
王陽明 龍溪王先生
袁寶源 書

图11